



►湖南贡院旧址,现为湖南省农业农村厅。

放在古代,读书考公金榜题名,是千万读书人逆天改命的终极捷径。但这件事,搁湖南古人身上,完全是地狱难度开局。

别人考公刷题备考,湖南人考公得翻大山、渡大湖、闯风浪。没办法,没有专属考场,跨省赶考全靠玩命硬扛。了解之后,只能让人苦叹一声:湖南古代考公,想说爱你不容易。

撰文/潇湘晨报·视觉频记者向玲

湖南古代考公想说爱你不容易



►“贡院巡道街宽一丈一尺”石碑。组图/红网

省内没乡试考场 湖南人跑湖北考公

科举制度自隋唐创立,历经宋元发展,至明清达到鼎盛,形成院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的完整体系。其中,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,由朝廷派考官主持,考中者即为举人,获得入仕资格,而乡试举办地,皆以省为单位,设立专属贡院。贡院不仅是科举考场,更是一省文教兴盛的象征,是地方文脉的核心载体。

自元代起,湖南、湖北同属湖广行省,行省治所设于武昌,湖广贡院也随之建在武昌城内,这一制度历经元、明两代,直至清初,始终未曾改变。彼时的湖南,虽有长沙府学、各州府县学,承担秀才选拔的院试,却始终没有举办乡试的资格,更无一座属于本省的贡院。

这意味着,湖南境内所有秀才,无论家境贫富、年岁长幼,想要参加乡试考取举人,必须背上行囊,远赴千里之外的武昌。

可是,古代没有高铁、高速公路,山路绕、官道险、强盗多,耗钱、耗时、耗体力,性价比低到离谱。于是,大多数人的方案只能是走水路赶考。

而这条水路的核心,便是八百里洞庭湖。

从湖南各地出发,长沙、衡阳、永州、郴州、常德等地的秀才,需先赶赴岳州府(今岳阳),在洞庭湖码头登船,横渡烟波浩渺的洞庭湖,再经长江水路抵达武昌。

而看似连贯的水路,实则危机四伏。

清代科举乡试固定在农历八月举行,朝廷对考生入场时间有严格规定,逾期不得入场。湖南士子想要顺利赶考,必须提前启程,而洞庭湖汛期,恰逢农历六七月,正值盛夏多雨时节。

要知道,八百里洞庭,平日里风平浪静时,行船尚且需要谨慎,一到雨季,暴雨连绵、狂风大作,湖面巨浪滔天,水流湍急,小小帆船在巨浪中如同一片落叶,随时有倾覆的危险。

更致命的是,古代行船全靠风力和人力,没有现代导航与气象监测,一旦遭遇风暴,根本无处躲避,只能听天由命。

这种省内无考场,赶考必渡洞庭的麻烦,注定了古代湖南士子的科考悲剧。

《湖南通志》《清史稿》及各府州县志中,记载了无数士子赶考的悲惨遭遇,每一段文字,都道尽路途的艰险与生命的脆弱。

路途漫漫,身心俱疲。湖南地域辽阔,各地距离岳州码头远近不一,近者千里,远者两三千。寒士子没有银两雇船,只能提前两三个月启程,背着干粮、书籍、笔墨,徒步赶路,风餐露宿、跋山涉水。白天赶路,夜晚露宿破庙、山林,忍饥挨饿是常态,还要提防山林野兽、沿途盗贼,不少士子还未抵达洞庭湖,便病倒在半路,或财物被劫,只能无奈返乡,错失科考良机。

即便是家境稍好能雇得起小船的士子,一路水路颠簸,也受尽折磨。沿途河道狭窄,水流湍急,行船缓慢,遇到逆风、浅滩,往往要停留数日、十数日,行程一拖再拖。桂阳举人郭远在《呈请南北分闈文》中详细记载:“南士赴武昌乡试,有远至二三千不等者……常以六月间起程,而长途迂延,加以大湖风阻,或相守至十日、半月不能移舟,比至省城,试期已过。”

数千里路途,耗时数月,等士子们历经艰辛抵达武昌时,早已身心俱疲、形容枯槁,原本满腹才学,被路途艰辛消磨殆尽,根本无法以清醒的头脑、饱满的状态参加乡试。而湖北士子就近备考,养精蓄锐,应考状态往

离谱的地域不公、要命的赶考路线、年年上演的悲剧,终于逼得湖南读书人、地方官员全员觉醒,一场横跨十八年的“两湖分闈”大战正式打响。

康熙四十一年,郭远率先向朝廷呈上《呈请南北分闈文》,痛陈湖南士子赴考之苦,正式提出两湖分闈、湖南自建贡院、单独录取的诉求。他成为记载最清楚的湖南分闈抗争第一人。

郭远甚至还提出了可行方案:湖南贡院建设经费,无需朝廷拨款,由全省生员、乡绅自愿捐输;乡试相关开支,由湖南本地承担,不增加朝廷财政负担。

这篇呈文言辞恳切、字字泣血,道出了所有湖南士子的心声,迅速得到全省士子的响应。

民间呼声拉满之后,历任湖南巡抚接力上场,轮番上疏,死磕到底。康熙四十四年,赵申乔接任偏沅巡抚,率先向朝廷上疏,请求均分湖广乡试南北名额,虽未直接提出分闈,却迈出了打破不公的第一步,可惜被朝廷以科场定例年久,不便纷更为由驳回。

康熙四十八年,潘宗洛出任偏沅巡抚。他深入考察湖南各地,亲眼目睹士子赴考之苦,正式上疏《题请长沙分闈乡试疏》,明确提出两湖分闈、长沙建贡院的请求,强调“湖南隔越洞庭,风波之

没到考场先落水,惨到大批人干脆弃考



湖南贡院外墙。

往天差地别。

洞庭覆舟,命丧鱼腹。比路途疲惫更可怕的是洞庭湖的风浪。据记载,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,覆溺之患,岁不绝闻,甚至父子兄弟同船赴考,一并葬身鱼腹,堪称闻者惊心,闻者落泪。

康熙年间,永州府有士子结伴赴考,一行五人,皆是寒窗苦读数十载的秀才。他们满怀希望登船渡湖,行至洞庭湖中心时,突然狂风大作,暴雨倾盆,小船瞬间被打翻。五人全部落水,无一人生还,数十年苦读,最终只换来洞庭湖里的一缕幽魂。

长沙府生员扶朝盛,渡湖赴考侥幸平安归来,得知母亲在家日夕涕泣,焚香祈福,惟恐儿子淹死在洞庭

十八年抗争,轮番上疏死磕到底

险,十倍他省。士子赴武昌乡试,六月起程,八月始至,长途疲惫,又遭风阻,往往逾期。每科不及入场者数百人,覆溺者数十人。江南、陕西虽合闈,水陆无阻;湖广则洞庭阻隔,实非他省可比。伏乞圣恩,准予长沙建立试院,南北分闈,以兴文教,以救生灵”,依旧被朝廷否决。

一所考场,改写一省文脉;十八年抗争,换来百年崛起。一群不服输的人,硬生生用坚持与韧性,改变跨越数百年的不公,为湖南挣来了公平与出路。

公平从来不是等来的——也许,这就是湖南古代考公改革史,最热血,也最动人的核心启示。

康熙五十五年,李发甲接任巡抚,上疏言辞愈发恳切,表示“合闈一日不除,湖南文风一日不兴”,甚至自捐俸禄,提前筹备贡院建设。然而奏疏依旧被驳回,李发甲因此气绝。

康熙五十九年,湖广学政吕谦恒再次上疏,继续为湖南士子请命,依旧石沉大海。尽管一次次被朝廷拒绝,但湖南官员始终没有放弃,一届接一届,一次又一次,将湖南士子的苦难与诉求,不断传递到朝廷之上。

雍正帝即位后,已升任御史的吕谦恒,再次上疏,详细陈述湖南士子赴考覆溺之患、科举不公之弊,恳请朝廷准许分闈。雍正帝了解情况后,“心甚为恻然”。这一次,湖南士子的百年苦难,官员十八年的不懈抗争,终于打动了清廷。百年的科考苦难,终于迎来了转机。

当两湖分闈的消息传回湖南,全省士子、百姓欢欣鼓舞,奔走相告。自此,

湖广,以至于过度担忧到卧病在床、形容枯槁,于是深感科考之路让父母担惊受怕、受尽煎熬,即便自己不惧风浪,也不忍家人再受此折磨,从此绝意科举,放弃毕生所学,再也不赴武昌赶考。

洞庭风浪的致命威胁,让无数湖南士子心生恐惧,直接选择放弃科考。“士子畏避险远,裹足不前,十有七八”,成为清代初年湖南科举的真实写照。

读书改变命运,对古代湖南士子而言,从来都是一句奢望。以至于郭远在呈文中说:“非湖南之人才逊于湖北,实以湖南远而湖北近。近则赴闈易而应试者多,故中者亦多;远则赴闈难,入场者少,故中者亦寡。”

古代湖南士子数百年的科考困境得以终结,长沙贡院成为湖湘文脉的核心载体,改变了湖南的文教格局。以至于晚清名臣郭嵩焘曾直言,湖南人才之盛,实始于雍正分闈,贡院之建,乃湖湘文脉崛起之根基。

一所考场,改写一省文脉;十八年抗争,换来百年崛起。一群不服输的人,硬生生用坚持与韧性,改变跨越数百年的不公,为湖南挣来了公平与出路。

公平从来不是等来的——也许,这就是湖南古代考公改革史,最热血,也最动人的核心启示。

湖南的状元郎里 有位麻将鼻祖?

尽管古代考公难,湖南状元数量不算多(十多个),但含金量还不错:有湖广首个状元、传说的麻将鼻祖,有全国独一份的连科双状元,还有拥有自己专属花鼓戏的状元。

李郃:
湖广五省有史以来第一位状元

作为整个湖广五省(湘鄂赣粤桂)有史以来第一位状元,唐朝李郃绝对是湘籍状元的开山鼻祖,妥妥的湖湘科举第一人。

公元828年,二十岁出头的宁远小伙李郃进京赶考,殿试提笔写《观民风赋》《求友诗》,文风温润通透、字字藏格局,阅卷考官集体点赞,唐文宗一眼相中,直接钦点状元及第。

但他最出圈的不是成绩,而是神仙人品。同场考试有位湖北考生刘蕡,文章针砭时弊、痛骂宦官乱政,字字铿锵直击朝堂弊病。可晚唐宦官专权,考官敢考不敢录,最终刘蕡遗憾落榜。

高中状元的李郃得知后,直接上书皇帝,道出一句名言:“刘蕡不第,我辈登科,能无厚颜!”虽最后未获批,但这份坦荡格局,碾压无数官场庸人。

更令人想不到的是,据传这位状元还是古代顶级发明家。当官闲暇之余,他改良纸牌游戏,创出叶子戏,规则精巧、趣味十足,正是现代麻将的雏形。

王世则:
“连科状元”,疑似古代顶级高移民

长沙王世则更是直接刷新科举天花板。

纵观中国千年科举史,独一无二的双殿试连中状元,只有他一人做到,堪称古代科举的满级大佬。

北宋太平兴国八年,王世则参加科考,一路过关斩将,殿试一举夺魁拿下状元。本以为已是人生巅峰,没想到当年科举改制,殿试重考,所有人成绩作废重来。

别人慌到心态崩盘、弃考跑路,王世则丝毫不慌,二次提笔答卷,再次稳拿第一、蝉联状元。

不过民间一直有小争议:有史书记载他祖籍广西永福,后来才定居长沙读书求学。

王容:
铁血抗金状元,还有专属花鼓戏

湖广仅一位状元,就是南宋铁血文臣王容。他是妥妥的湘中骄傲。公元1187年,湘乡金石镇才子王容,凭借绝佳文采殿试突围,被宋孝宗钦点状元,官至礼部侍郎。

不同于只会舞文弄墨的文弱书生,王容是文能提笔安天下,武能直言抗外敌。南宋年间金兵压境,朝廷偏安一隅,王容屡次上书,极力主张出兵抗金收复失地,痛斥主和派而触怒皇帝,得罪奸佞,被贬谪至绍兴签署。之后王容郁郁而终,年仅44岁。

“金头一颗芳千古,万世传扬美状元……”《金头记》这个花鼓戏剧本,就是为纪念王容而作,已演出了很多次。

朱经贯:
低调佛系状元,一路开挂人生赢家

相比于其他状元的跌宕传奇,南宋汝城状元朱经贯,主打一个低调躺赢、安稳圆满。他自小聪慧、博览群书,年少成名却不张扬,潜心苦读深耕学识,庆元六年一举高中状元,一路稳步升迁。

不过也有说他还精通医术。汝城县的宣传材料称,在宋宁宗时期,正值皇帝选妃入京,突然风雨大作,妃子淋雨染病。宁宗帝当即下令,广聘天下名医。深谙岐黄之术的朱经贯,应聘为妃子治病,不久妃子就痊愈了。妃子十分感激朱经贯的救治之恩,回到京城之后,便向宁宗帝上奏为其请功。宁宗帝听后,深感朱经贯的忠诚与医术高超,便亲自召见了。在面谈中,宁宗帝惊喜地发现,朱经贯不仅医术精湛,更兼具文学才华,对他赞不绝口。

萧锦忠:
最执着复读状元,中年逆袭封神

株洲茶陵状元萧锦忠,则完美诠释了大器晚成。

清朝道光年间,萧锦忠因为买不起书,就到处借书看,喜欢的就抄下来。考公运气也不好,屡考屡败,却从不放弃,熬到中年他终于厚积薄发,在道光二十五年一举高中状元。身居高位后,他依旧潜心治学。

彭浚:
岳麓书院优等生,据说还是对对子高手

清嘉庆十年,衡东才子彭浚高中状元。他是岳麓书院顶级优等生,据说还是对对子高手。

他历任文渊阁校理、咸安宫总裁、内阁侍读学士等清贵之职,为当时文坛上的领袖人物。一度做过道光皇帝(当太子时)的老师,故有“天子门生,门生天子”之说。

何克明:
湖南唯一一连中三元状元

何为三元?乡试第一解元、会试第一会元、殿试第一状元,三场大考次次第一,是古代科举的最高荣誉。

何克明,据说元仁宗时人。清代彭玉麟修同治《衡阳县志·人物》称:“延祐三年(1316),湖广省臣以《云梦赋》试士,克明文疏壮有奇势……省臣奇之,拔置第一。于时乡试会试例初定,而克明首举,乡人荣之。”延祐时复以律赋出色,再获第一,连中三元。

不过元代历史不长,又是纷纷乱世,后世多有考据不全或貶误,因此,在不同版本的状元盘点里,何克明的名字或隐或显。不过,明代弘治《衡山县志》、嘉靖《衡州府志》载明:“何克明状元及第。”《衡山县志》还特别注明,何克明被点为左榜状元,右榜状元为蒙古人图克岱耳。